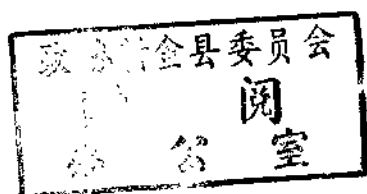


V 06.02

4767/13

新金文史资料

(第二期)



新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六月

V-67/10

目 录

- 1、辛亥革命关外军与顾人宜……马 群…1 页
- 2、王梅庵先生传略……王振富…17 页
- 3、伪满洲国大臣谷次亨……由治义…19 页
- 4、刘雨田轶事……赵德守…22 页
- 5、“小革命”顾庆善……由治义…25 页
- 6、清代科举制度浅谈……马 群…30 页

辛亥革命关外军与顾人宜

马 群

写在前面的话：近年来读了一些近代史著（包括近代史资料）、报章以及大专院校学报有关辛亥革命在辽宁的文章，其中无不谈及复州民军（当时或有称之为关外军第一军）及其司令顾人宜；而今在其桑梓，提起“老司令”，凡年长者，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不论史著、论文，俱在于论述整个辽宁的革命斗争，对顾人宜及其民军，均有语焉未详以及与史实未合之处。笔者曾以《对论述辛亥革命复州民军一些问题的质疑》为题，从五个方面略述浅见（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但仍有些问题尚未谈及。年湮岁久，即使当年与顾氏一同举事者所写的回忆录，亦难免有失记之虞，何况后人！在当时，辽宁各地举义风起云涌，后均告失败，而形成正式军旅者，唯有顾氏之民军，且直战斗到清逊帝宣统宣告退位、双方停战为止（后又开赴山东烟台）。笔者不独因与顾氏桑梓同而在引以为荣，觉得在地方史的研究上，实有比较详述之必要，因而草成此文。为求无违于史实，尽量稽诸旧档（如《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参考顾氏墓碑碑文^①所记以及有关史著、论文，佐以笔者早些年对与顾氏举事有联系的人氏的专访，虽然如此，乌焉成马之处也在所难免，敬待识者教正。时值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这古老的封建锁国之门为帝国主义所破，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已暴露无遗。列强纷纷闯入中国，相竞攫取权益，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胁迫清廷与之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了向帝国主义赔款，腐朽的清王朝便从人民身上进行竭泽而渔地、血腥地收割与榨取。东北地区从1894年到1904年仅十年间，便经受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役与甲辰日俄战争的涂炭，城乡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清廷复将多种捐税强加于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以致民不聊生。农民痛呼“无论丰欠如何，嗣后种地皆须赔死”^②，工商业者则哀叹“商情甚为窒塞，百行株守，萧条已甚”^③。城乡居民尤以农民生活最苦，原有身负之赋税成倍增加，新税目又日渐其繁，税额日见其增，除“正税”

(如地亩税等)外,什么“豆捐”、“盐捐”、“牲畜捐”、“警捐”、“学捐”,“过境牲畜捐”,连烟突、灶坑和使用的斗、秤也在纳捐之数,诚可谓“无事不捐、无物不税”了。

辽东半岛诸州、县,如复州、庄河等地,本来就山高石厚、土瘠地薄,平常年月,好地一天(六亩)能打三石粮,瘠薄的山地则只收几斗,一到灾荒年月,往往颗粒不收;官府盘剥,不因稍宽,地方摊派,莫之见减。致使许多穷人家为求存活,有的拖儿带女,到东丰、西丰、沟帮子或北满逃荒,有的因“故土难舍”,则以乞讨糊口,有田有土而不甘其盘剥者,则只有聚众反抗了。各庙会首④纷纷联庄自卫,一会有警,邻近各会闻讯莫不立即出援,此即“联庄会”之所以形成,起会名义,盖以防匪徒滋扰,实则以领导群众抗捐拒税为其要务。在“联庄会”的领导下,抗捐拒税斗争此伏彼起,规模日见其大。辽东半岛,在庄河,以隋守真、潘永忠领导之会斗争最频最力,在复州,则有高丕儒、顾人宜之会行动最为活跃;两会之间,气息相通,行动常一。迨至宣统三年(1911年),复州顾人宜与庄河隋守真、潘永忠联合起来,组织民军,响应南省革命,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则绝非偶然了。

顾人宜,字凤彬(有的文章称“凤宾”,今据顾人宜神主牌⑤勘),祖籍山东蓬莱。其先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迁来奉天府复州东部顾家屯(在今新金县星台镇),数代衍繁,至顾人宜一代,顾家已成为复州东部顾家岭(距顾家屯约二里)一带的望门巨族。

顾人宜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所得口碑资料称同治八年生、民国二十三年卒,今据神主牌勘),年六十有五(虚岁)。

顾氏幼读私塾，及长，在家务农兼习针灸医术。为人忠厚朴实，乐善好施，急人之急，贫苦亲邻若有所求，凡所能为，无不慨然相助，因而在闾里间享有盛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各地率旨办团练，经地方绅耆推举顾人宜、高丕儒等身膺其职；顾人宜经地方官保举，清廷赐以蓝翎五品顶戴候补外委^⑥衔，任团总（或有称为“团首”），此即顾氏墓碑碑文谓“蒙清廷赐为都司，由之募勇缮器械”“克靖地面”事。光绪三十年（1904年）复州置十二社，顾人宜复被派充聚社（在今新金县星台镇）社长^⑦。此时，举凡警局方面事务，均由其族弟顾人邦、顾人寿等襄办。至各地有联庄会的地方自卫之武装组织，顾氏家乡联庄会首领，自非顾人宜、高丕儒等堪膺其任而外则莫属了。当其时，清廷的苛捐杂税频增，庄、复抗捐拒税的斗争屡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改斗卖盐为秤卖盐，盐价倍涨，盐税猛增，商户、盐贩、民众均受其害。庄河高丽城庙会首滕云吉与玉皇庙会首潘永忠，动员千万之众，砸烂盐税机构，驱走税吏，分光盐滩存盐；复州顾人宜、高丕儒遥相呼应，采取了统一的行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在东北正式建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到任后要务之首便是加捐增税。徐世昌下令清丈山林荒地，激起民众强烈反对，复州、庄河及凤凰城、岫岩、安东、宽甸的顾人宜、潘永忠、刘雍、鲍化南、王云峰等，于各自的地区集众共达三万余人，拒绝官吏入境清丈，声振全省各地。徐世昌被迫急令东边道张锡銓向民众首领宣布清丈停止。宣统元年（1909年），庄河地区在潘永忠的领导下，组织了两千人的声势浩大的打“城税局”的抗捐抢粮斗争，复州顾、高自然声援。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不顾农民饿殍之苦，旧税不减，新捐又增，甚至鸡鸭、猫狗也在纳

税之列，还搞了“伍田发照”，加上地方官吏的榨取勒索，使民无生计。庄河潘永忠、隋守真领导民众开展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抗税斗争。这次事件，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1911年11月4日）给皇上的奏折^⑧可以看出大致情况。奏折称，“地方匪徒”“时有聚众抗官情事。尤以庄河之潘永忠，及复州之高丕儒，稔恶最著”。“本年七月间（按为农历七月初四，公历为8月27日），潘永忠以抗纳警学各捐为名，捏造新加十八道捐之说，号召亡命，煽胁愚民，于七月初四日拥众闯入城街，围署鸣枪，捣毁自治议事会所，裹胁日众，人心惶恐，臣闻警后，当派营务处会办王安中，右路巡防统领马龙潭，督同管带张从云、李万胜等，前往相机剿办。并调淮军马队一营，陆军炮队一队，分市策应”。在其围剿中，“匪众勾结愈广，大股二三千人，小股亦数十百人，势甚汹汹。凤凰、岫岩各属，人心亦均动摇”。可见会众战斗之勇。前后战斗达二十余日，后潘永忠受伤不幸被捕，于农历八月初一（公历9月22日），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奏折称“助逆匪目隋云朋、刘中林、宋国忠等一并讯明正法”。这次斗争，复州会对潘、隋在武器上曾予以支援，奏折谓：“复州匪首高丕儒，当潘起事之时，亦即乘机起会，暗为响应。”潘永忠被处死后，其弟潘苏忠（人称潘老四）、隋守真等避于复州顾人宜、高丕儒处。赵尔巽令庄、复防营务将“逸匪”根绝。巡防右路管带李万胜驻防复州四年，贪污、收刮，同地方劣绅过从甚密，而与顾人宜、高丕儒等则素来有隙，自然乐除。但李万胜深知顾人宜等之实力，不肯轻易兴兵，便采取卑劣的诱杀手段。高丕儒时为四区区官，顾人宜、顾人邦这年在复州东部地区操办预警。李万胜在碧流河东岸营次，召请顾人宜、高丕儒等至李营商谈警务与治安事宜，

顾人宜、顾人邦等已识破其阴谋而未赴会，高丕儒在任所带两名警兵前往，入李营即被逮捕，李即宣布“奉有上宪密札”，“不容分晰，竟行骈首”^⑨，继而“乘夜渡河，格杀其党徐吉庆、曲学升”^⑩。营兵数百对复州东部地区巡警三、四区及部分分驻所以及高丕儒、曹华封（三区一分所巡官）、高丕璋（四区四分所巡官）、张秀山（四区四分所巡警）、姜习忠、牟长林、王国中、刘仁山（以上均为预警）个人的武器尽行抢去，仅据上述人等“呈状”所开统计，各种长短枪枝近三百枝，各类枪枝子弹约八万发。一些人家中之银元、金银首饰及珠宝、衣物等也被抢掠一空。此番诱杀，顾人宜等未从其诱，得免于难。

高丕儒之被诱杀，巡防营兵之抢掠，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清军与地方官吏的仇恨，加速了顾人宜组织民军举义的行动步伐。庄河事件之后，庄、复官员秉承赵尔巽的旨意，曾“三次遣士绅等往招传谕”^⑪，顾人宜等我行我素，决不为其所动。

上述庄、复的这些斗争，为顾人宜等参加辛亥革命打下思想基础和积累了斗争经验，但还有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政治基础。

还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越二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吴昆、白逾桓等来奉天省城（今沈阳）以办实业为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后机关迁于大连）。当时，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委在清北洋新军中任职的吴禄贞（第六镇统制）、张绍曾（第十二镇统制）、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协统）以及先任奉天营务处提调、后升任总督府军事参赞的张榕，还有奉天实业学校教员徐镜心等，都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骨干。顾人宜其人其行，蓝天蔚、张榕等已早有耳闻。顾人宜的族弟顾人敏

时在办理复州砬子窑煤矿(今瓦房店市东)的矿务,常到省城奉天,结识了蓝天蔚、张榕等,由于志同道合,经蓝、张介绍,顾人宜、顾人邦、顾人敏等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参加了同盟会,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其所领导的联庄会,名称仍旧,组织民众斗争如故,而其性质渐异其初,即由自卫迈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顾人宜,存心忠厚、生性鲠直,为人仗义,急人所急,处事果断,为民众利益虽危及自身而不自恤,因而受到地方人所崇敬。他组织民军、参加辛亥革命还靠两个族兄弟鼎力相助。一是族弟顾人邦,英勇善战,处变不惊,颇具军事指挥才能;一是族弟顾人敏(顾人邦之亲兄弟),为人豁达,长于谈吐,交游颇广,因办矿务,常来往于京、津与奉天之间,接触方方面面人物,见多识广,有了新思想,对当时的时局与未来的政治形势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两兄弟,为顾人宜的左右膀臂:军事倚重于顾人邦;外交悉委顾人敏,时人称三人为“顾氏三杰”。

同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消息传至奉天,在奉天省城之革命党骨干张榕、徐镜心、左雨农、陈干、商震等人于蓝天蔚协统部(在奉天北大营)集会,商讨响应南省革命、在奉省各地迅速举义事宜,会上决定推举蓝天蔚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公推顾人宜为革命军南路协领,西路为祁耿寰、东路邵兆中、北路朱霁青、中路宁武。准备随时树起革命旗帜,发动武装起义^②。

顾人宜随之以顾家岭一带为根据地,将自家与顾人敏、高丕祥以及大娘娘庙的房地产为抵押,于日本正金银行借款,购买枪械,招募民军一千余众(复州东部三、四区巡官、巡警、预警等俱参加民军),准备起义。举事正在筹备,为李万胜侦知,谋划将顾家岭

一带扫荡一空。顾人宜获悉清防营之企图，当机立断，决定先发制人，提前举义，遂于11月20日率民军进攻李家卧龙（在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防队，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战斗结果，清巡防队大败，向瓦房店方向逃窜，民军首战告捷。此战通称之为“庄复之役^⑬”。它揭开了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的序幕，是东三省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11月24日，联合急进会杨大实（前复州警务长，时为联合急进会总务股长）、张璧至顾人宜革命根据地，与顾人宜面商“起义及与南省革命军联络事宜^⑭”。11月27日，顾人宜于李家卧龙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并以中华民国征清满洲第一军司令官^⑮名义发表宣言，首则揭露清朝贪官污吏“较之猛虎恶虫殆有甚焉”，继则指出起义目的在于响应南方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除莠党面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⑯”。同时，对外向日本关东都督府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发出通告，要日本“严守中立^⑰”；对内则向驻守盖平、凤凰城、安东、海城、熊岳、营口等地清军官兵送招降书，号召清军与巡警“无分旗汉回蒙，均可献军械以投诚，并赏银六两，以示鼓励^⑱”。在顾军的声威下，许多官兵来投，也有清兵为“免残害同胞”，毅然“叛离官长^⑲”，坚决反对与革命军开战。民军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不数日，参加起义人数由千人迅速扩充至四千余人，势力范围也由顾家岭、李家卧龙扩大至大娘娘庙、东登（今均属新金县城子坦镇）和刘屯（今属新金县星台镇）等地。庄、复地区居民均准备响应革命的白布，“若一旦有顾兵，则缠之左腕，将乐为之用^⑳”。

自顾军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并获全胜后，庄河厅同知王孝儒迅即致电赵尔巽及保安会，电文^㉑称：“卅（按指农历九月

三十日：公历为11月20日）与李营对敌之匪，系顾人宜之党”，接着陈述了目下庄河之防御以及以后“联合进剿”的打算。赵尔巽一边叫嚷“务要根绝”，一面又妄想把民军收编为巡防队以为己用。庄、复官员们可算深体“都宪大人”之用意，因而急忙派员如走马灯似地至顾军与顾人宜、高丕相（高丕儒之弟）、隋守真、潘苏忠商议“和解”。先是“选派与顾人宜素好之孟传文、鲍桂枝、梅景山^②”等地方士绅，企图以私人感情进行所谓“劝谕”，然而，“两造语言，颇不接洽”^③；继而派出官玉璋（复州勤学总董）、牟维新、王志潜（议事会议员）^④；而复州水门子（今新金县莲山镇）巡检（光绪三十二年始置，佐知州署理州境东部之政、教、军、警、学诸方面事务）刘文翔曾只身见顾人宜“陈说利害^⑤”……这些人在致赵尔巽等电、函中，绝口不谈顾为响应南方革命而举义，把这次举义称为“滋事”，并把原因尽量挽到官军身上，说“因前次剿捕，官家实有办理不善，兵弁实有淫虐人民之处，激而出此^⑥”；“剿抚后复借端索诈，以致激成此次之变^⑦”。自欺欺人地说：“伊等已有了结之心”，约定“官军不剿捕，伊等决不出为侵犯^⑧”。老奸巨滑的赵尔巽岂不知顾举兵的真正目的？就在地方官员说这些假话时，他在致清廷内阁袁世凯电称：“……蓝天蔚在大连自称关东临时都督府，散布伪扎招兵，已勾动起事者有复州、庄河、凤凰厅、辽中等处……^⑨”。

到底是“官军不剿捕，伊等决不出为侵犯”吗？11月28日，牟维新、官玉璋、王志潜再次到顾人宜处的当晚，顾军已做好准备，由顾人邦率民军百余名进攻水门子，29日凌晨4时出发，早六、七点钟接仗，进攻“缉私局”及“驻水门子步四营中左两哨”，“互有伤亡，哨官奎庆（按即奎裕庭）受伤被俘^⑩”。《盛京时报》载：

“顾司令亲率大队长四人，晚四点出发，四路而进，明晨初九（按公历29日）早七时接仗，革命军奋不顾身，至十点钟，巡防队大败，死伤一百余名，被革命军所获者二十余名，哨官奎裕庭亦被革命军所擒，革命军只伤四人。”就在这一天，庄河厅同知樊宝青于致赵尔巽禀文^⑩中，报告了顾军开仗的理由，双方伤亡情况，并转述了前去谈判三人回来后的报告，提出“要顾人宜罪赦免；要此次聚众赦免；要人民损伤财产求大帅赈恤；要前次庄复案内官兵搜去实物；要编练军队；军械枪炮均由日本买来，要官家收买”。赵尔巽次日复樊宝青电文^⑪称：“顾人宜本无大罪，概予宽免”，谎称“所以未列名者（按指前时之“宽免”名单中无顾人宜之名）以其罪轻也，可告知此意”。同时在给驻瓦房店的巡防前路帮统李蓬瀛的电报^⑫称：“……退兵本应伊等先退，不然亦须同时并退，我退至瓦房店，彼退回顾家岭，至两边齐退后，即谕潘、顾等或亲身或遣人到瓦房店面陈办法。彼此均不准带多人，不携枪械。如不肯至瓦房店，即在水门子窥面亦可”。赵尔巽之所以如此容忍，是因为在顾人宜民军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各地纷纷起事，使他感到极大威胁，为了消灭奉天省城的革命力量，在辽东则要集中力量消灭凤凰城等地的革命武装，于是对顾人宜采取剿抚兼施的反革命策略。

12月3日，赵尔巽指令庄、复官员亲自出面向顾人宜提出议和建议。次日官方派出奉天谘议局议员王子万、复州议事会议长张乐民、庄河厅同知樊蕴珊（按即樊宝青）以及梅东乔（按盖为梅景山）、顾晓亭为代表，赴前已约好谈判地点大娘娘庙（在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同顾人宜的代表谈判，历时共八日。民军代表提出的条件，据12月5日《盛京时报》所载共有三条：“一、清军必须全部复还本年夏季擄掠当地人民的枪械和财物；二、将现在编成队

伍的义勇数千名改为义军，保卫地面，由公家发饷；三、现在驻在庄、复之巡防营全部撤出境外。”而《民报》第29号（1911年12月9日）载，则为四条：一、须退还在复、庄地方所没收的浪民（按指抗捐斗争的武装群众）的财产；二、顾人宜于复州、庄河境内训练二千人，并具有指挥权，除知县外，无论任何人不得干涉；三、目前所用兵费由公家赔偿支给；四、复州巡防队队长李万胜须放逐于东三省外。第一次谈判，因对第二条有分歧意见，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第一次谈判后，庄、复官员曾派复州商务分会理事王舜臣到顾人宜处做过试探，顾人宜表示：“此番义举官逼民变，决意改革政治，造新国家，私愤二字，早已消除净尽。对罪恶严重的民贼亦断不加害。倘若辈不知自爱，统兵揭战，势下能不痛击^④”。从此按兵不动。赵尔巽得以有喘息之机，镇压了奉天城内的革命党人，旋即派刘恩鸿（按当即为刘锡三）马、步、炮队前往庄河，对顾人宜施加压力，后又经谈判，顾人宜终于接受了赵尔巽赔偿起义所耗之军费一万两，将民军改编为保护地面的巡防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支援东北革命，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陆军总长黄兴授蓝天蔚以北伐令。1月16日，蓝天蔚率领以上海学生为主体而组成的北伐军，乘“海容”、“海琛”和“南琛”三舰到山东烟台。顾人宜在听到北伐军北上的消息时，于是将赵尔巽赔偿的一万两军费和关外都督府拨给的万元经费用来购买大炮十余门，步枪三千枝，准备再举义旗（此项武器由大连机关支部于1月下旬运往庄复）。

北伐军到烟台后，蓝天蔚即以关外都督名义委商震为关外军总

司令，以顾人宜为关外军第一镇镇统，顾人邦、邵兆中为第一镇协统，顾人敏、杨大坚、张君玉（按即张璧）为参谋，李文海、顾崇志、尹锡五、张赓臣为标统，李祥海为炮队营官，孙天发为民政部长^⑤。

北伐军舰艇于1月下旬已开赴庄河境海口。据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按公历为1912年2月3日）通永镇总兵王怀庆致内阁军谕府陆军部电报^⑥说：“顷据奉军马统领龙潭电称：‘据报，庄河尖山口，初十日（按指公历1月25日）革舰五艘，运下大炮十余尊，子弹炸弹多箱，革党三百余名，内有日人三十余人。本地土匪亦皆附入。其炮位安置宋家坎、墩台后、玉皇庙、尖山口四处，逼向我军。潭十三日（按指公历1月31日）带队驰赴庄河，誓与决战’……”赵尔巽在致日本关东都督府大岛的电报^⑦称：“……革舰多只在中立地花园口外停泊，所载兵队军械并于本月十二日（按公历为1月30日）在尖山子港、高丽城子等处登岸……”。

在北伐军登陆后，民军分成两路，一路由东路协统邵兆中指挥，向庄河、凤凰城、岫岩挺进；一路由顾人宜率领，向瓦房店进攻，尔后拟北进熊岳、盖平。

2月4日，顾军向水门子发起进攻，巡防队败退，适有南路巡防营帮统李子敬、管带陈宝珊率所部前往庄、凤，二人只带八名兵弁，歇足于水门子巡检衙门，被顾军捕获。赵尔巽于当日得到消息后，迅即急电驻瓦房店水师营炮队王、张两管带^⑧，声称得此消息“殊堪骇异”，令其“速转告马统领、张从云等，设法救援该统领”。

2月6日，顾人宜民军攻占了瓦房店（后做战略撤离）。2月10日，东路邵兆中所部攻占了庄河厅。庄、复前线清兵士气沮丧。

这时，赵尔巽已手忙脚乱，一日数电马龙潭、冯德麟，令其调集军队围剿。在其致复州知州刘彦卿之电报③中称：“此时无退理，只有硬做。冯、刘大队一到，复可无恐，先攻前敌，余自破矣。炮队仍听调合剿，勿留城”。

2月11日，清军防营由复州城倾巢而出。2月14日，顾人宜民军与清巡防左路所部激战于水门子北曲家店（今属新金县沙包子镇）、坡子店（今属莲山镇）；从《孙烈臣禀为在瓦房店与顾人宜所率民军交仗文》④可得知其战斗情况。《禀文》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民军之强劲，如“匪势凶猛”“会匪站伏岗三面加增”，“互相攻击四点钟之久”，“该匪又多出数股”，“视其面宽相距十余里，分我兵力”等等。这次战斗，清军的指挥官为代理前路巡防帮统官孙烈臣（此人于1917年由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所率有炮队管带王永峰、强宝贵，马队管带张作相、陈九芝，步队管带鲍德山、牛永福，步队哨官齐恩铭、殷宝山等所部。接仗的激烈程度当过于瓦房店一役。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协议，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电令蓝天蔚停止进攻。命令传至顾人宜民军前线（孙烈臣在《禀文》中亦称：“经左路冯统领函飭日起交涉，暂时停战”），于是，相持两日之酣战，遂告停止。

2月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15日，蓝天蔚接到南京陆军部电报⑤称：“南北对峙已合成一体，无复有滥事残杀之理”，军队“仍驻原地，听候善后指示”。而在同日，赵尔巽致冯德麟等电⑥则称：“……所谓停战，专指登陆之革军，非指顾、隋之土匪也……”3月9日，段祺瑞致赵尔巽电⑦，又进一步叫嚣：“蓝已由大总统设法招致，俟其离奉，则所

有土匪可以放手清办矣”。3月13日大总统袁世凯致赵尔巽电^④，内称：“南方人携资派人，议将在奉民军安置解散”。次日，赵尔巽致袁世凯电^⑤，则胡说：“查奉省并无真正民军，只有胡匪到处滋扰”，认为“安置解散”是“反中其术矣”，又无可奈何地说：“现维复州之顾人宜自称民军第一军司令官第一镇统制……似此项尚可用解散”。从中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为之浴血奋战的民军所处的地位与所受的待遇了。

此后不久，北伐军撤回关内，而顾人宜的关外军并未解散，也开赴山东烟台。北京政府也只好任命顾人宜为关外革命军第一军司令官。袁世凯以给资蓝天蔚出洋游历为手段，使蓝天蔚出洋。商震为得到关外革命军的领导职位而大事活动，由蓝天蔚的旧部下和商震的同学程起陆等人推举商震为关外革命军总司令。后因袁世凯歧视关外民军，命北京之曲同丰至烟台将其改编为第一步兵旅，任商震为旅长，从此，关外革命军为商震所出卖。顾人宜时值母病“告归奉养，殡葬后，只意老守坟墓，绝口不谈兵事，及政府累次聘请，度情视事，墨衰赴京，为陆军部中将谘议，受四等嘉禾勋章”^⑥。

顾人宜有职无权，而在京数年，目睹袁世凯独裁、卖国以及复辟帝制，后又有张勋复辟丑剧。孙中山领导了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以及反张勋复辟的斗争。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便一命呜呼；十二岁的清废帝溥仪在北京紫禁城再次“登极”也仅仅只有十二天。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又一次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公然取消国会与建国之初所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是南北公开分裂。这时为民国六年（1917年）。孙中山以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为目的，举起了护法旗帜，

8月在广州召开由南下议员组成的非常国会，决议成立政府，9月，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民国七年（1918年），顾人宜南下广州，“为孙大帅府参军，兼政府谘议④”。迨至民国十年（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于广州就职。10月8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北伐案，开始北伐。民国十一年（1922年），张作霖在直奉战败后，广用人才，奉军重振，与在上海的孙中山结成孙、段、张三角同盟。民国十二年（1923年）孙中山于沪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直、奉、皖与西南各省四派和平统一。是年，顾人宜返奉天，是否为孙中山搜意，无据可稽，不便虚议，然而，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很有这种可能。当时，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顾人宜“充巡阅使署中将谘议⑤”。民国十三年（1924年）“充奉天第一军参议⑥”。是年，奉军进关，与倒吴佩孚（直系）的冯玉祥联合，将曹锟（直系）打下台，共推举段祺瑞（皖系）为北京临时执政。张作霖请段祺瑞任命其部下李景林为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张宗昌为山东省（鲁）军务督办兼省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作霖拥有奉、吉、黑、直、鲁、皖、苏、热八省地盘，各省军队亦有扩张。因奉军势力扩充到长江流域，冯玉祥、孙传芳不满，发动军事行动讨奉。这时，早已垂涎直、鲁地盘的郭松龄（张作霖津榆驻军第六师师长）于11月下旬公开反奉，12月中旬，郭松龄失败被获，于奉天被枪决。乘郭松龄反奉之机，冯玉祥、孙岳等打着“国民军”旗号，击溃在直之李景林，并与在鲁之张宗昌对峙。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人宜“为鲁直联系督战司令⑦”。民国十六年（1927年）顾人宜因“积劳成疾，告假就医，不意一卧弗起。二十年（1931年）三月丙辰奄奄告终，迄今已阅四秋矣⑧”。

总观，顾氏于1911年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1912年民军进关，氏屈就北京军阀政府陆军部中将谘议职，终不惬意，后来决志追随孙中山而就帅府任。当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并主张直、皖、奉与西南各省联合时，则赴奉军就职。1927年“四·一二”政变，张作霖在北京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空大元帅时，其时顾因病归里而不在奉军。做为一个矢志为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而战的人士，虽一度涉于军阀之间的战争，然视时度情、综观一生，也应说是无可厚非的。

注：

① 顾人宜墓碑毁于“文化大革命”中，碑文抄件存东北烈士纪念馆。

② 《盛京时报》1907年1月5日。

③ 《盛京时报》1907年1月8日、29日。

④ 旧时各寺、庙修缮殿宇、祭神唱戏之筹款，维持庙会秩序以及应付官吏军警等，均由地方人推举德高望重的人为公首来主持。后来，乡里纠纷、公私琐事也求会首解决，会首实际成了一方的主事人了。

⑤ 顾人宜神主牌位，现保存于东北烈士纪念馆。

⑥⑦《顾人宜呈状》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96—98页。以下凡见于该《丛编》之电、函，均用“※”表示。

⑧⑩《辛亥革命》（七）419页。

⑨《高丕儒之妻曹氏呈状》见※100—103页。

⑪《复州知州何展采致赵尔巽函》见※39页。

⑫ 据宁武《辛亥革命前后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辽宁日报》1961年10月11日）并参考其他有关史料。

⑬ 据《辛亥革命》（七）390页并参考其他史料。

⑭ 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历史研究》1951年第四期）一文所引文句。

⑮ 系为顾人宜自取之名；见于⑭李时岳文及《旅大志略》等史志著。

⑯⑰⑱⑲⑳ 分别见于《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㉑ 见※28页，参照※40页《牟维新等致赵尔巽函》。

㉒ 同⑪。

㉓㉔㉕见※40页《牟维新等致赵尔巽函》。